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廣異記 九

○閩州莫僜 閩州莫僜以樵採為事，常於江邊刈蘆。有大象奄至，卷之上背，行百餘里，深入澤中。

澤中有老象臥而喘息，痛聲甚苦。至其所，下於地，老象舉足，足中有竹丁。莫僜曉其意，以腰繩繫竹丁，為拔出，膿血五六升許。小象復鼻卷青艾，欲令塞瘡，莫僜摘艾熟授，以次塞之，盡艾方滿。久之，病象能起，東西行立。已而復臥，回顧小象，以鼻指山，呦呦有聲。小象乃去。須臾，得一牙至。病象見牙大吼，意若嫌之。小象持牙去，頃之，又將大牙。莫僜呼象為「將軍」，言：「未食，患饑。」象往折山栗數枝，食之乃飽，然後送人及牙還。行五□里，忽爾卻轉，人初不了其意，乃還取其遺刀。人得刀畢，送至本處，以頭抵人，左右搖耳，久之乃去。

其牙酷大，載至洪州，有商胡求買，累自加直至四□萬。尋至他人肆，胡遽以葦席覆牙。他胡問：「是何寶，而輒見避？」主人除席云：「止一大牙耳。」他胡見牙色動，私白主人，許酬百萬，又以一萬為主人紹介。伴各罷去。頃間，荷錢而至。本胡復爭之，云：「本買牙者，我也！長者參市，違公法。主人若求千百之貫，我豈無耶！」往復交爭，遂相毆擊。所由白縣，縣以白府。府詰其由，胡初不肯以牙為寶，府君曰：「此牙會獻天子，汝輩不言，亦終無益。」固斬，胡方白云：「牙中有二龍，相躡而立，可絕為簡。本國重此者，以為貨當值數□萬萬，得之為大商賈矣。」洪州乃以牙及牙主、二胡並進之。天后命剖牙，果得龍簡，謂牙主曰：「汝貌貧賤，不可多受錢物。賜敕閩州，每年給五□千，盡而復取，以終其身。」

○安南獵者

安南人以射獵為業，每藥附箭鏃，射鳥獸，中者必斃。開元中，其人曾入深山，假寐樹下，忽有物觸之。驚起，見是白象，大倍他象，南人呼之為「將軍」，祝之而拜。象以鼻卷人上背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。因爾遂馳行百餘里，入邃谷，至平石。回望□里許，兩崖悉是大樹。圍如巨屋，森然隱天。象至平臺，戰懼，且行且望，經六七里，往倚大樹，以鼻仰拂人。人悟其意，乃攜弓箭，緣樹上。象於樹下望之，可上二□餘丈，欲止。象鼻直指，意如導令復上。人知其意，逕上六□丈，象視畢，走去。

其人夜宿樹上，至明，見平石上有二目光。久之，見巨獸，高□餘丈，毛色正黑。須臾清明，昨所見大象，領凡象百餘頭，循山而來，伏於其前。巨獸躡食二象，食畢，各引去。人乃思象意，欲令其射，因傳藥矢端，極力射之，累中二矢。獸視矢吼奮，聲震林木。人亦大呼引獸。獸來尋人，人附樹，會其開口，又當口中射之，獸吼而自擲，久之方死。

俄見大象從平石入，一步一望。至獸所，審其已死，以頭觸之，仰天大吼。頃間，群象五六百輩，雲萃吼叫，聲徹數□里。大象來至樹所，屈膝再拜，以鼻招人。人乃下樹，上其背。象載人前行，群象從之。尋至一所，植木如隴。大象以鼻揭植，群象皆揭，日旰而盡。中有象牙數萬枚。象載人行，數□步內，必披一枝，蓋示其路。訖，尋至昨寐之處，下人於地，再拜而去。其人歸白都護，都護發使隨之，得牙數萬。嶺表牙為之賤。使人至平石所，巨獸但餘骨存。都護取一節骨，□人舁致之。骨有孔，通人來去。

○冀州刺史子

唐冀州刺史子，傳者忘其姓名。初，其父令之京，求改任。子往未出境，見貴人家賓從眾盛，中有一女，容色美麗。子悅而問之。其家甚愕，老婢怒云：「汝是何人，輒此狂妄？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，夫主近亡，還京。君非州縣之吏，何詰問頓劇？」子乃稱：「父見任冀州，欲求姻好。」初甚驚駭，稍稍相許。後數日野合，中路卻還。刺史夫妻深念其子，不復詰問，然新婦對答有理，殊不疑之。其來人馬且眾，舉家莫不忻悅。

經三□餘日，一夕，新婦馬相蹶，連使婢等往視，遂自拒戶。及曉，刺史家人至子房所，不見奴婢。至櫥中，又不見馬，心頗疑之，遂白刺史。刺史夫妻遂至房前，呼子不應。令人壞窗門開之。有大白狼衝人走去，其子遭食略盡矣。

○正平縣村人

唐永泰末，絳州正平縣有村間老翁患疾數月。後不食□餘日，至夜輒失所在，人莫知其所由。

他夕，村人有詣田採桑者，為牡狼所逐，遑遽上樹，樹不甚高，狼乃立銜其衣裾。村人危急，以桑斧斷之，正中其額。狼頓臥，久之始去。村人平曙方得下樹，因尋狼跡，至老翁家。入堂中，遂呼其子，說始末。子省父額上斧痕，恐更傷人，因扼殺之，成一老狼。詣縣自理，縣不之罪。

○又

又其年，絳州他村有小兒，年二□許，因病後，頗失精神，遂化為狼，竊食村中童兒甚眾。失子者不知其故，但追尋無所。

小兒恒為人傭作，後一日，從失兒家過，失兒父呼其名曰：「明可來我家作，當為置一盛饌。」因大笑曰：「我是何人，更為君家作也！男兒豈少異味耶！」失兒父怪其辭壯，遂詰問，答云：「天比使我食人，昨食一小兒，年五六歲，其肉至美。」失兒父視其口脰內有腥血，遂亂毆，化為狼而死。

○鄭氏子

近世有鄭氏子者，寄居吳之重玄寺。暇日登閣，忽於閣上見婦人，容色甚美，因與結歡。婦人初不辭憚，自後恒至房。鄭氏由是惡其本妻，不與居止，常自安處者數月，婦人恒在其所。後本妻求高行尼，令至房念誦，婦人遂不復來。鄭大怒：「何以呼此妖尼，令我家口不至！」尼或還寺，婦人又至。尼來復去，如是數四。後恒罵其妻，令勿用此尼。妻知有效，遂留尼在房，日夜持誦。婦人忽謂鄭曰：「曩來欲與君畢歡，恨以尼故，使某屬厭。今辭君去矣。我只是閣頭狸二娘耳。」言訖不見，遂絕。

○魏元忠

唐魏元忠本名真宰，素強正，有幹識。

其未達時，家貧，獨有一婢。廚中方爨，出汲水還，乃見老猿為其看火。婢驚白之，元忠徐曰：「猿慙我無人力，為我執爨，甚善乎！」又常呼蒼頭，未應，狗代呼之，又曰：「此孝順狗也，乃能代我勞。」又獨坐，有群鼠拱手立其前，又曰：「鼠饑，就我求食。」乃令食之。夜中，鶴鳴其屋端。家人將彈之，又止之曰：「鶴鶴晝不見物，故夜飛。此天地所育，不可使南走越，北走胡，將何所之？」其後遂絕無怪矣。

元忠歷太官至侍中、中書令、僕射。則天崩，中宗在諒暗，詔元忠攝冢宰，百官總己以聽三日，年八□餘方薨。

始元忠微時，常謁張景藏。景藏待之甚薄，就質通塞，亦不答也。乃大怒曰：「僕千里裹糧而來，非徒然也，必謂明公有以見教，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，殊不盡勤勤之意耶！然富貴正由蒼蒼，何預公事！」因拂衣長揖而去，景藏遽牽止之曰：「君相正在怒中，後當貴極人臣。」卒如其言。

○韋虛己子

戶部尚書韋虛己，其子常晝日獨坐合中。忽聞簾際有聲，顧視乃牛頭人，真地獄圖中所見者，據其所下窺之，韋伏不敢動。

須臾登階，直詣牀前，面臨其上，如此再三，乃下去。韋子不勝其懼，復將出內，即以枕擲之，不中，乃開其門，趨前逐之。韋子叫呼，但繞一空井而走，迫之轉急，遂投於井中。其物因據井而坐。韋仰觀之，乃變為一猿。良久，家人至，猿即不見。視井旁有足跡奔蹊之狀，怪之，井中乃見韋在焉。懸縋出之，恍惚不能言，三日方能說，月餘乃卒。

○張鋌

吳郡張鋌，成都人。開元中，以盧溪尉罷秩。調選，不得補於有司，遂歸蜀。行次巴西，會日暮，方促馬前去，忽有一人，自

道左山徑中出，拜而請曰：「吾君聞客暮無所止，將欲奉邀，命以請，願隨某去。」鋌因問曰：「爾君為誰，豈非太守見召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乃巴西侯耳。」鋌即隨之。

入山徑行約百步，望見朱門甚高，人物甚多，甲士環衛，雖侯伯家不如也。又數步，乃至其所。使者止鋌於門曰：「願先以白吾君，客當伺焉。」入，久之而出，乃引鋌曰：「客且入矣。」鋌既入，見一人立於堂上，衣褐革之裘，貌極異，綺羅珠翠，擁侍左右。鋌趨而拜。既拜，其人揖鋌升階，謂鋌曰：「吾乃巴西侯也，居此數年矣。適知君暮無所止，故輒奉邀，幸少留以盡歡。」鋌又拜以謝。

已而命開筵置酒，其所玩用，皆華麗珍具。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、白額侯、滄浪君，又邀五豹將軍、鉅鹿侯、玄丘校尉。且傳教曰：「今日貴客來，願得盡歡宴，故命奉請。」使者唯而去。久之乃至，前有六人皆黑衣，轟然其狀，曰六雄將軍。巴西侯起而拜，六雄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錦衣，戴白冠，貌甚獐，曰白額侯也。又起而拜，白額侯亦拜。又一人衣蒼，其質魁岸，曰滄浪君也。巴西侯又拜，滄浪亦拜。又一人被斑文衣，似白額侯而稍小，曰五豹將軍也。巴西又拜，五豹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褐衣，首有三角，曰鉅鹿侯也。巴西揖之。又一人衣黑，狀類滄浪君，曰玄丘校尉也。巴西侯亦揖之。然後延坐。

巴西南向坐，鋌北向，六雄、白額、滄浪處於東，五豹、鉅鹿、玄丘處於西。既坐，行酒命樂，又美人數，歌者舞者，絲竹既發，窮極其妙。

白額侯酒酣，顧謂鋌曰：「吾今夜尚食，君能為我致一飽耶？」鋌曰：「未卜君侯所以尚者，願教之。」白額侯曰：「君之軀可以飽我腹，亦何貴他味乎？」鋌懼，悚然而退。巴西侯曰：「無此理，奈何宴席之上，有忤貴客耶？」白額侯笑曰：「吾之言乃戲耳，安有如是哉！固不然也。」

久之，有告洞玄先生在門，願謁白事。言訖，有一人被黑衣，頸長而身甚廣，其人拜，巴西侯揖之。與坐，且問曰：「何為而來乎？」對曰：「某善卜者也，知君將有甚憂，故輒奉白。」巴西侯曰：「所憂者何也？」曰：「席上人將有圖君，今不除，後必為害，願君詳之。」巴西侯怒曰：「吾歡宴方洽，何處有怪焉？」命殺之。其人曰：「用吾言，皆得安。不用吾言，則吾死，君亦死，將若之何！雖有後悔，其可追乎？」巴西侯遂殺卜者，置於堂下。

時夜將半，眾盡醉而皆臥於榻，鋌亦假寐焉。天將曉，忽悸而寤，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，其中設繡帷，旁列珠璣犀象，有一巨猿狀如人，醉臥於地，蓋所謂巴西侯也；又見巨熊臥於前者，蓋所謂六雄將軍也；又一虎頂白，亦臥於前，所謂白額侯也；又一狼，所謂滄浪君也；又有文豹，所謂五豹將軍也；又一巨鹿，一狐，皆臥於前，蓋所謂鉅鹿侯、玄丘校尉也。而皆冥然若醉狀。又一龜，形甚異，死於龕前，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。

鋌既見，大驚，即出山徑，馳告里中人。里人相集得百數，遂執弓挾矢入山中，至其處。其後猿忽驚而起，且曰：「不聽洞玄先生言，今日果如是矣。」遂圍其龕，盡殺之。其所陳器玩，莫非珍麗。乃具事以告太守。先是人有持真珠繒帛，途至此者，俱無何而失，且有年矣。自從絕其患也。

○長孫無忌

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，有殊寵。忽遇狐媚，其狐自稱王八，身長八尺餘，恒在美人所。美人見無忌，輒持長刀斲刺。太宗聞其事，詔諸術士，前後數四，不能卻。後術者言：「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。」始崔在州，恒謂其僚云：「詔書見召，不日當至。」數日敕至，崔便上道。王八悲泣，謂美人曰：「崔參軍不久將至，為之奈何？」其發後止宿之處，輒具以白。及崔將達京師，狐便遁去。

既至，敕詣無忌家。時太宗亦幸其第。崔設案几，坐書一符，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。頃之，宅內井灶門廁二辰等數輩，或長或短，狀貌奇怪，悉至庭下。崔呵曰：「諸君等為貴官家神，職任不小，何故令媚狐入宅？」神等前白云：「是天狐，力不能制，非受賂也。」崔令捉狐。去。少頃復來，各著刀箭，云：「適已苦戰，被傷，終不可得。」言畢散去。崔又書飛一符，天地忽爾昏暝，帝及無忌懼而入室。俄聞虛空有兵馬聲。須臾，見五人，各長數丈，來詣崔所，行列致敬。崔乃下階，小屈膝。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，諸神立視而已。崔云：「相公家有媚狐，敢煩執事取之。」諸神敬諾，遂各散去。帝問：「何神？」崔云：「五嶽神也。」又聞兵馬聲，乃纏一狐墜砌下。

無忌不勝憤恚，遂以長劍斲之。狐初不驚，崔云：「此已通神，擊之無益，自取困耳。」乃判云：「肆行奸私，神道所殛，量決五下。」狐便乞命。崔取東引桃枝決之，血流滿地。無忌不以為快，但恨杖少。崔云：「五下是人間五百，殊非小刑。為天曹役使此輩，殺之不可。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。」狐乃飛去，美人疾遂愈。

○僧服禮

唐永徽中，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。禮謁之者，見其形底於天，久之漸小，纔五六尺，身如紅蓮花在葉中。謂人曰：「汝等知佛有三身乎？其大者為正身。」禮敬傾邑。

僧服禮者，博於內學，歎曰：「正法之後，始入像法；像法之外，尚有末法；末法之法，至於無法。像法處乎其間者，尚數千年矣。釋迦教盡，然後大劫始壞；劫壞之後，彌勒方去兜率，下閻浮提。今釋迦之教未虧，不知彌勒何遽下降？」因是虔誠作禮，如對彌勒之狀。

忽見足下是老狐，幡花旄蓋，悉是冢墓之間紙錢爾。禮撫掌曰：「彌勒如此耶？」具言如狀。遂下走，足之不及。

○上官翼

唐麟德時，上官翼為絳州司馬。有子年二許，嘗曉日獨立門外。有女子，年可三四，姿容絕代，行過門前。此子悅之，便爾戲調，即求歡狎。因問其所止，將欲過之。女云：「我門戶雖難，郎州佐之子，兩俱形跡，不願人知。但能有心，得方便，自來相就。」此子邀之，期朝夕。女初固辭，此子將欲便留之，然漸見許。昏後，徒倚俟之，如期果至。自是每夜常來。

經數日，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，乃知是魅。以告翼，百方禁斷，終不能制。魅來轉數，晝夜不去。兒每將食，魅必奪之杯碗。此魅已飽，兒不得食。翼常手作啖，剖以貽兒，至手，魅已取去。翼頗有智數，因此密搗毒藥。時秋晚，油麻新熟，翼令熬兩疊，以一置毒藥。先取好者作啖，遍與妻子，末乃與兒一啖，魅便接去。次以和藥者作啖，與兒，魅亦將去。連與數啖，忽變作老狐，宛轉而仆。擒獲之，登令燒燬訖，合家歡慶。

此日昏後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。斯須漸近，遂入堂後，並皆稱冤，號擗甚哀。中有一叟，哭聲每云：「若痛老狐，何乃為喉嚨枉殺腔幢！」數日間，朝夕來家，往往見有衣縵經者。翼深憂之。後來漸稀，經久方絕，亦無害也。

○大安和尚

唐則天在位，有女人自稱聖菩薩，人心所在，女必知之。太后召入宮，前後所言皆驗，宮中敬事之。數月，謂為真菩薩。其後大安和尚入宮，太后問：「見女菩薩未？」安曰：「菩薩何在？願一見之。」敕令與之相見。和尚風神邈然，久之，大安曰：「汝善觀心，試觀我心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。」尋復問之，曰：「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。」第三問之，在非凡想天。皆如其言，太后忻悅。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，則不能知，大安呵曰：「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，汝已不知。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，何由可料！」女詞屈，變作牝狐，下階而走，不知所適。

○楊伯成

楊伯成，唐開元初，為京兆少尹。一日，有人詣門，通云：「吳南鶴。」伯成見。年三餘，身長七尺，容貌甚盛。引之升座。南鶴文辨無雙，伯成接對不暇。久之，請屏左右，欲有密語。乃云：「聞君小娘子令淑，願事門下。」伯成甚愕，謂南鶴曰：「女因媒而嫁，且邂逅相識，君何得便爾？」南鶴大怒，呼伯成為老奴：「我索汝女，何敢有逆！」慢辭甚眾。伯成不知所以。南

鶴還脫衣入內，直至女所，坐紙隔子中。久之，與女兩隨而出。女言：「今嫁吳家，何因嗔責？」伯成知是狐魅，令家人□餘輩擊之，反被料理，多遇泥塗兩耳者。

伯成以此請假二□餘日。敕問：「何以不見楊伯成？」皆言其家為狐惱。詔令學葉道士術者□餘輩至其家，悉被泥耳及縛，無能屈伏。伯成以為愧恥。及賜告，舉家還莊，於莊上立吳郎院，家人竊罵，皆為料理，以此無敢言者。

伯成暇日無事，自於田中看人刈麥，休息於樹下。忽有道士形甚瘦悴，來伯成所求漿水。伯成因爾設食。食畢，道士問：「君何故憂愁？」伯成懼南鶴，附耳說其事。道士笑曰：「身是天仙，正奉帝命，追捉此等四五輩。」因求紙筆。楊伯成使小奴取之，然猶懼其知覺，戒令無喧。紙筆至，道士書作三字，狀如古篆。令小奴持至南鶴所，放前云：「尊師喚汝。」奴持書入房，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。奴以書授之。南鶴見書，匍匐而行。至樹下，道士呵曰：「老野狐敢作人形！」遂變為狐，異常病疥。道士云：「天曹驅使此輩，不可殺之。然以君故，不可徒爾。」以小杖決之一百，流血被地。伯成以珍寶贈饋，道士不受。驅狐前行，自後隨之。行百餘步，至柳林邊，冉冉昇天，久之遂滅。

伯成喜甚，至於舉家稱慶。其女睡食頃方起，驚云：「本在城中隔子裡，何得至此？」眾人方知為狐所魅，精神如睡中。

○劉甲

唐開元中，彭城劉甲者為河北一縣。將之官，途經山店。夜宿，人見甲婦美，白云：「此有靈祇，好偷美婦。前後至者，多為所取，宜慎防之。」甲與家人相勸不寐，圍繞其婦，仍以麵粉塗婦身首。至五更後，甲喜曰：「鬼神所為，在夜中耳，今天將曙，其如我何？」因乃假寐。頃之間，失婦所在。

甲以資帛顧村人，悉持棒，尋麵而行。初從窗孔中出，漸過牆東，有一古墳，墳上有大桑樹，下小孔，麵入其中。因發掘之。丈餘，遇大樹坎如連屋。有老狐，坐據玉案，前兩行有美女□餘輩，持聲樂，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。旁有小狐數百頭，悉殺之。

○李參軍

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，途次新鄭逆旅，遇老人讀《漢書》。李因與交言，便及姻事。老人問：「先婚何家？」李辭未婚，老人曰：「君名家子，當選婚好。今聞陶貞益為彼州都督，若逼以女妻君，君何以辭之？陶、李為婚，深駭物聽，僕雖庸劣，竊為足下羞之。今去此數里，有蕭公是吏部璫之族，門地亦高。見有數女，容色殊麗。」李聞而悅之，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。其人便許之，去。久之，方還，言蕭公甚歡，敬以待客。李與僕御偕行。

既至，蕭氏門館肅清，甲第顯煥，高槐修竹，蔓延連互，絕世之勝境。初，二黃門持金倚牀延坐。少時，蕭出，著紫蜀衫，策鳩杖，兩袍袴扶側，雲髻神鑿，舉動可觀。李望敬之，再三陳謝。蕭云：「老叟懸車之所，久絕人事，何期君子迂道見過？」延李入廳。服玩隱映，當世罕遇，尋薦珍膳，海陸交錯，多有未名之物。食畢觴宴，老人乃云：「李參軍向欲論親，已蒙許諾。」蕭便敘數□句語，深有土風。作書與縣官，請卜人剋日。須臾，卜人至，云：「卜吉，正在此宵。」蕭又作書與縣官，借頭花釵銅兼手力等，尋而皆至。其夕，亦有縣官來作儻相。歡樂之事，與世不殊。至入青廬，婦人又姝美，李生愈悅。暨明，蕭公乃言：「李郎赴上有期，不可久住。」便遣女子隨去，寶鈕犢車五乘，奴婢人馬三□疋，其他服玩，不可勝數。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，莫不健羨。

李至任，積二年，奉使入洛，留婦在舍。婢等並妖媚蠱冶，眩惑丈夫，往來者多經過焉。異日，參軍王顯曳狗將獵，李氏群婢見狗甚駭，多騎而入門。顯素疑其妖媚，爾日心動，逕牽狗入其宅。合家拒堂門，不敢喘息。狗亦制攀號吠。李氏婦門中大詬曰：「婢等頃為犬咋，今尚惶懼，王顯何事牽犬入人家？同官為僚，獨不為李參軍之地乎！」顯意是狐，乃決意排窗放犬，咋殺群狐。唯妻死身是人，而其尾不變。顯往白貞益，貞益往取驗覆，見諸死狐，嗟歎久之。時天寒，乃埋一處。

經□餘日，蕭使君遂至，入門號哭，莫不驚駭。數日來詣，陶聞訊，言詞確實，容服高貴，陶甚敬待，因收王顯下獄。王固執是狐，取前犬令咋蕭。時蕭、陶對食，犬至，蕭引犬頭膝上，以手撫之，然後與食，犬無搏噬之意。後數日，李生亦還，號哭累日，剌然發狂，齧王通身盡腫。蕭謂李曰：「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，何其苦痛？當日即欲開瘞，恐李郎被眩惑，不見信，今宜開視，以明奸妄也。」命開視，悉是人形。李愈悲泣。貞益以顯罪重，錮身推勘。顯私白云：「已令持□萬，於東都取咋狐犬，往來可□餘日。」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。

其犬既至，所由謁蕭對事，陶於正廳立待。蕭入府，顏色沮喪，舉動惶擾，有異於常。俄犬自外人，蕭作老狐，下階走數步，為犬咋死。貞益使驗死者，悉是野狐，顯遂見免此難。

○汧陽令

唐汧陽令，不得姓名。在官，忽云欲出家。念誦懇至。月餘，有五色雲生其舍，又見菩薩坐獅子上，呼令歎嗟云：「發心弘大，當得上果。宜堅固自保，無為退敗耳。」因爾飛去。令因禪坐，閉門不食六七日。家以憂懼，恐以堅持損壽。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，途次隴上，令子請問其故。公遠笑曰：「此是天狐，亦易耳。」因與書數符，當愈。令子投符井中，遂開門，見父饑餓，逼令吞符。忽爾明悟，不復論修道事。

後數載，罷官過家。家素郊居，平陸澶漫直千里。令暇日倚仗出門，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，前後□餘騎，狀如王者。令人門避之。騎尋至門，通云：「劉成謁令。」令甚驚愕：「初不相識，何以見詣？」既見，升堂坐，謂令曰：「蒙賜婚姻，敢不拜命！」初令在任，有室女年□歲，至是□六矣。令云：「未省相識，何嘗有婚姻？」成云：「不許我婚姻，事亦易耳。」以右手擊口而立，令宅須臾震動，井廁交流，百物飄蕩，令不得已許之。婚期克翌日，遂送禮成親。成親後，恒在宅，禮甚豐厚，資以饒益，家人不之嫌也。

他日，令子詣京，求見公遠。公遠曰：「此狐舊日無能，今已善符籙，吾所不能及，奈何！」令子懇請。公遠奏請行，尋至所居，於令宅外□餘步設壇。成策杖至壇所，罵老道士，云：「汝何為往來！」廳所忌憚。公遠法成，求與交戰。成坐令門，公遠坐壇。乃以物擊成，成仆於地，久之方起。亦以物擊公遠，公遠亦仆，如成焉。如是往返數□。公遠忽謂弟子云：「彼擊余瘞，爾宜大臨，吾當以神法縛之。」及其擊也，公遠仆地，弟子大哭。成喜，不為之備，公遠遂使神往擊之，成大戰恐，自言力竭，變成老狐。公遠既起，以坐具撲狐，重之以大袋，乘驛還都。玄宗視之，以為歡笑。公遠上白云：「此是天狐，不可得殺，宜流之東裔耳。」書符流於新羅。狐持符飛去。今新羅有劉成神，士人敬事之。

○李元恭

唐吏部侍郎李元恭，其外孫女崔氏，容色殊麗。年□五六，忽得魅疾。久之，狐遂見形為少年，自稱胡郎，累求術士不能去。元恭子博學多智，常問：「胡郎亦學否？」狐乃談論，無所不至。多質疑於狐，頗狎樂。久之，謂崔氏曰：「人生不可不學。」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。前後三載，頗通諸家大義。又引一人，教之書。涉一載，又以工書著稱。又云：「婦人何不習音聲？箜篌琵琶，此故凡樂，不如學琴。」復引一人至，云善彈琴，言姓胡，是隋時陽翟縣博士。悉教諸曲，備盡其妙，及他名曲，不可勝紀。自云：「亦善《廣陵散》，比屢見籍中散，不使授人。」其於《烏夜啼》，尤善，傳其妙。

李後問：「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？」狐甚喜，便拜謝云：「亦久懷之，所不敢者，以人微故爾。」是日遍拜家人，歡躍備至。李問：「胡郎欲迎女子，宅在何所？」狐云：「某舍門前有二大竹。」時李氏家有竹園，李因尋行所，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，意是狐窟。引水灌之，初得獐貉及他狐數□枚，最後有一老狐，衣綠衫，從孔中出，是其素所著衫也。家人喜云：「胡郎出矣。」殺之，其怪遂絕。

○焦練師

唐開元中，有焦練師修道，聚徒甚眾。有黃裙婦人自稱阿胡，就焦學道術。經三年，盡焦之術，而固辭去。焦苦留之，阿胡

云：「己是野狐，本來學術，今無術可學，義不得留。」焦因欲以術拘留之，胡隨事酬答，焦不能及。乃於嵩頂設壇，啟告老君，自言：「己雖不才，然是道家弟子，妖狐所侮，恐大道將墮。」言意懇切。壇四角忽有香煙出，俄成紫雲，高數□丈，雲中有老君見立。因禮拜陳云：「正法已為妖狐所學，當更求法以降之。」老君乃於雲中作法，有神王於雲中以刀斷狐腰，焦大歡慶。老君忽從雲中下，變作黃裙婦人而去。

○李氏

唐開元中，有李氏者，早孤，歸於舅氏。年□二，有狐欲媚之。其狐雖不見形，言語酬酢甚備。累月後，其狐復來，聲音少異。家人笑曰：「此又別是一野狐矣。」狐亦笑云：「汝何由得知？前來者是□四兄，己是弟。頃者，我欲取韋家女，造一紅羅半臂，家兄無理盜去，令我親事不遂，恒欲報之。今故來此。」李氏因相辭謝，求其禳理。狐云：「明日是□四兄王相之日，必當來此大相惱亂，可且令女掐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。」言訖便去。

大狐至，值女方食，女依小狐言掐指節，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，擲女飯碗中，累擲不中，驚歎甚至。大言云：「會當入嵩嶽學道，始得耳。」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，懼復棄之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野狐媚我。」狐慢罵云：「何物老嫗，寧有人用此輩！」狐去之後，小狐復來曰：「事理如何，言有驗否？」家人皆辭謝。曰：「後□餘日，家兄當復來，宜慎之。此人與天曹已通，符禁之術，無可奈何，唯我能制之。待欲至時，當復至此。」

將至其日，小狐又來。以藥裹如松花，授女，曰：「我兄明日必至，明早可以車騎載女，出東北行，有騎相追者，宜以藥布車後，則免其橫。」李氏候明日，如狐言，載女行五六里，甲騎追者甚眾，且欲至，乃布藥。追者見藥，止不敢前。

是暮，小狐又至，笑云：「得吾力否？再有一法，當得永免，我亦不復來矣。」李氏再拜固求，狐乃令：「取東引桃枝，以朱書板上，作『齊州縣鄉里胡綽、胡邈』，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，必當永無怪矣。」狐遂不至。其女尚小，未及適人，後數載，竟失之也。

○韋明府

唐開元中，有詣韋明府，自稱崔參軍，求娶。韋氏驚愕，知是妖媚，然猶以禮遣之。其狐尋至後房，自稱女婿，女便悲泣，昏狂妄語。韋氏累延術士，狐益慢言，不能卻也。聞峨嵋有道士，能治邪魅，求出為蜀令，冀因其伎以禳之。既至，道士為立壇治之。少時，狐至壇，取道士懸大樹上，縛之。韋氏來院中，問：「尊師何以在此？」狐云：「敢行禁術，適聊縛之。」韋氏自爾甘奉其女，無復覬望。家人謂曰：「若為女婿，可下錢二千貫為聘。」崔令於堂簷下布席，修貫穿錢。錢從簷上下，群婢穿之，正得二千貫。久之，乃許婚。令韋請假送禮，兼會諸親。及至，車騎輝赫，僕從風流三□餘人。至韋氏，送雜綵五□匹，紅羅五□匹，他物稱是。韋乃與女。

經一年，其子有病，父母令問崔郎，答云：「八叔房小妹，今頗成人，叔父令事高門。其所以病者，小妹入室故也。」母極罵云：「死野狐魅！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，更惱我兒。吾夫婦暮年，唯仰此子，與汝野狐為婿，絕吾繼嗣耶！」崔無言，但歡笑。父母日夕拜請，給云：「爾若能愈兒疾，女實不敢復論。」久之，乃云：「疾愈易得，但恐負心耳。」母頻為設盟誓。異日，崔乃於懷出一文字，令母效書：「及取鵲巢，於兒房前燒之，兼持鵲頭自衛，當得免疾。」韋氏行其術，數日子愈。

女亦效為之。雄狐亦去，罵云：「丈母果爾負約！知何言，今去之。」後五日，韋氏臨軒坐，忽聞庭前臭不可奈，仍有旋風自空而下，崔狐在焉。衣服破弊，流血淋漓，謂韋曰：「君夫人不義，作字太彰。天曹知此事，杖我幾死。今長流沙磧，不得來矣。」韋極聲訶之曰：「窮老魅，何不速行，敢此逗留耶！」狐云：「獨不念我錢物恩耶！我坐偷用天府中錢，今無可還，受此荼毒。君何無情至此？」韋深感其言，數致辭謝。徘徊，復為旋風而去。

○謝混之

唐開元中，東光縣令謝混之，以嚴酷強暴為政，河南著稱。混之嘗大獵於縣東，殺狐狼甚眾。其年冬，有二人詣臺，訟混之殺其父兄，兼他贓物狼藉。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，兼鎖繫告事者同往。曉素與混之相善，先疏其狀，令自料理。混之遍問里正，皆云：「不識有此人。」混之以為詐，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。

曉將至滄州，先牒繫混之於獄。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。候曉，有里正從寺門前過，門外金剛有木室局護甚固，聞金剛下有人語聲。其局以鎖，非人所入，里正因逼前聽之。聞其祝云：「縣令無狀，殺我父兄，今我二弟詣臺訴冤，使人將至，願大神庇蔭，令得理。」有頃，見孝子從隙中出。里正意其非人，前行尋之。其人見里正，惶懼入寺，至廁後失所在。歸以告混之。混之驚愕久之，乃曰：「吾春首大殺狐狼，得無是耶？」

及曉至，引訟者出，縣人不之識。訟者言詞忿爭，理無所屈，混之未知其故。有識者勸令求獵犬，獵犬至，見訟者，直前搏逐。逕跳上屋，化為二狐而去。

○王苞

唐吳郡王苞者，少事道士葉靜能，中罷為太學生，數歲在學。有婦人寓宿，苞與結驩，情好甚篤。靜能在京，苞往省之。靜能謂曰：「汝身何得有野狐氣？」固答云無，能曰：「有也。」苞因言得婦始末。能曰：「正是此老野狐。」臨別，書一符與苞，令含，誡之曰：「至舍可吐其口，當自來此。為汝遣之，無憂也。」

苞還至舍，如靜能言。婦人得符，變為老狐，銜符而走，至靜能所拜謝。靜能云：「放汝一生命，不宜更至於王家。」自此遂絕。

○唐參軍

唐洛陽思恭里，有唐參軍者，立性修整，簡於接對。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，唐未出見之。問其來意，門福曰：「止求點心飯耳。」唐使門人辭云不在。二人逕入至堂所，門福曰：「唐都官何以云不在，惜一餐耳？」唐辭以門者不報。引出外廳，令家人供食。私誡奴，令置劍盤中，至則刺之。奴至，唐引劍刺門福，不中，次擊康三，中之，猶躍入庭前池中。門福罵云：「彼我雖是狐，我已千年，千年之狐，姓趙姓張；五百年狐，姓白姓康。奈何無道，殺我康三？必當修報於汝，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。」唐氏深謝之，令召康三。門福至池所，呼康三，輒應曰：「唯。」然求之不可得，但餘鼻存。

門福既去，唐氏以桃湯沃灑門戶，及懸符禁。自爾不至，謂其施行有驗。久之，園中櫻桃熟，唐氏夫妻暇日檢行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，採櫻桃食之。唐氏驚曰：「趙門福，汝復敢來耶？」門福笑曰：「君以桃物見欺，今聊復採食。君亦食之否？」乃頻擲數四以授唐。唐氏愈恐，乃廣召僧，結壇持咒，門福遂逾日不至。

其僧持誦甚切，冀其有效，以為己功。後一日晚齋之後，僧坐楹前，忽見五色雲自西來，逕至唐氏堂前。中有一佛，容色端嚴，謂僧曰：「汝為唐氏卻野狐耶？」僧稽首。唐氏長幼虔禮甚至，喜見真佛，拜請降止。久之方下，坐其壇上，奉事甚勤。佛謂僧曰：「汝是修道，謂通達，亦何須久蔬食，而為法能食肉乎？但問心能堅持否？肉雖食之，可復無累。」乃令唐氏市肉，佛自設食，次以授僧及家人，悉食。食畢，忽見壇上是趙門福，舉家歎恨為其所誤。門福笑曰：「無勞厭我，我不來矣。」自爾不至也。

○嚴諫

唐洛陽尉嚴諫，從叔亡，諫往弔之。後□餘日，叔家悉皆去服。諫召家人問，答云：「亡者不許。」因述其言語處置狀，有如平生。諫疑是野狐，恒欲料理。後至叔舍，靈便逆怒，約束子弟：「勿更令少府姪來，無益人家事，只解相疑耳。」亦謂諫曰：「五郎公事似忙，不宜數來也。」

諫後忽將蒼鷹、雙鶻、皂雕、獵犬等數□事，與他手力百餘人，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。遂入靈堂。忽見一赤肉野狐，仰行屋上。射擊不能中，尋而開門躍出，不復見。因爾怪絕。

○韋參軍

唐潤州參軍幼弟有隱德，雖兄弟不能知也。韋常謂其不慧，輕之。後忽謂諸兄曰：「財帛當以道，不可力求。」諸兄甚奇其言，問：「汝何長進如此？」對曰：「今昆明池中大冇珍寶，可共取之。」諸兄乃與偕行。至池所，以手酌水，水悉枯涸，見金寶甚多。謂兄曰：「可取之。」兄等愈入愈深，竟不能得。乃云：「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，冇定分也。」諸兄歎美之，問曰：「素不出，何以得妙法？」笑而不言。久之，曰：「明年當得一官，無慮貧乏。」乃選拜潤州書佐，遂東之任。

途經開封縣，開封縣令者，其母患狐媚，前後術士不能療。冇道士者善見鬼，謂令曰：「今比見諸隊仗，冇異人入境。若得此人，太夫人疾苦必愈。」令遣候之。後數日，白云：「至此縣逆旅，宜自謁見。」令往見韋，具申禮請。笑曰：「此道士為君言耶？然以太夫人故，屈身於人，亦可憫矣。幸與君遇，其疾必愈。明日，自縣橋至宅，可少止人，令百姓見之。我當至彼為發遣。且宜還家，灑掃焚香相待。」令皆如言。

明日，至舍，見太夫人，問以疾苦，以柳枝灑水於身上。須臾，冇老白野狐自牀而下，徐行至縣橋，然後不見。令冇贈遺，韋皆不受。至官一年，謂其妻曰：「後月我當死，死後，君嫁此州判司，當生三子。」皆如其言。

○楊氏女

唐冇楊氏者，二女並嫁胡家。小胡郎為主母所惜，大胡郎謂其婢曰：「小胡郎乃野狐爾。丈母乃不借我，反借野狐。」婢還白母。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答云：「宜取鵲頭懸戶上。小胡郎若來，令妻呼『伊祈熟肉』。再三言之，必當走也。」楊氏如言，小胡郎果走。故今人相傳云：「伊祈熟肉辟狐魅」，甚冇驗也。

○薛迴

唐河東薛迴與其徒□人於東都狎娼婦，留連數夕，各賞錢□千。

後一夕午夜，娼偶求去，迴留待曙。婦人躁擾，求去數四，抱錢出門。迴敕門者無出客，門者不為啟鎖。婦人持錢尋審，至水竇，變成野狐，從竇中出去，其錢亦留。

○辛替否

唐辛替否，母死之後，其靈座中，恒冇靈語，不異乎素，家人敬事如生。替否表弟是術士，在京聞其事，因而來觀，潛於替否宅後作法。入門，見一無毛牝野狐，殺之，遂絕。